

刘齐作品集◎八卷

刘齐

散文卷

一人两世界

刘齐/著

ARTIM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YI REN
LIANG SHIJIE

刘齐作品集 ◎ 八卷
散文卷 一人两世界

刘 齐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人两世界/刘齐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1

(刘齐作品集)

ISBN 978-7-5396-5269-6

I. ①一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6586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出版策划:朱寒冬 刘冬梅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(0551)63813778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3.25 字数:350千字

版次: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总序：语言之神

刘齐

朱寒冬社长来短信，嘱我写一篇总序，“统领全系列”。“全系列”指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刘齐作品集”（八卷），计有小说卷《赤裸相见》、散文卷《回国须知》和《一人两世界》、杂文卷《愚蠢指数》、理论评论卷《吊诡的飞盘》、译著卷《幻乡魔迹》、日记插图卷《足球与漫画》、剧本点评卷《远在天边》。这八卷书体例杂，内容杂，“年龄”（写作日期）杂，好像一群杂牌军，如何统领它们？

想着想着门外一阵轰鸣，一辆拉钢材的卡车开进来。这是小兴安岭山民老王的院子。我跟老王是朋友，从北京来他家小住。他要盖彩钢房，扩大木耳和菌袋的生产能力。卸车声、吆喝声、炒菜声响成一片。餐桌上多添了几双筷子，附近林场来帮忙的工人留下吃饭。干了几杯小烧，气氛亲热起来。

我也当过工人，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工厂开始的。那时多么年轻，多么听话，领导让写什么写什么。批判稿写了不少，歌颂稿写得更多，歌颂领袖，歌颂工人，大干苦干，向各种节

日献礼。语言贫乏,又不甘贫乏,就乱用词,写过“党的生日彩礼献”的顺口溜,明晃晃地登在厂报上。幸而无人追究:党过生日,又不是结婚,收哪门子的“彩礼”?

我这是不懂装懂。如果懂,即使发高烧也不敢这么说。担忧,内在的恐惧,让我对文字充满敬畏,一少半敬,一多半畏。写稿子,写信,写日记,就算写个便条,内心都绷紧,提醒自己,这些字句落到任何人手中,都不能给挑出毛病。文网森严,社会冷峻,以暴力为语言,以语言为暴力,说翻脸就翻脸,哪个写作人敢不加一百个小心?我编了几年厂报,所遇禁忌甚多。别的不说,单是一个词句排列,就让人拘谨得不行。校对报样时,我特别注意查看“毛主席”“毛泽东思想”这些字词,千万别在转行时断开,断开就是“不敬”,属于“政治问题”。如果不凑巧断开了,赶紧在前面删去几个字或标点,串出位置,把断在下一行的字词请上来。偏偏那时这些词的出现率超高,排版时前后分家的几率因此也高,无意中倒把删削冗字废话、次要语句的能力提高不少,算是一种偏得,一种奇特的收获。仿佛高举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牌子的衙役,既练板脸功夫,又练胳膊肌肉。

避免犯错误的有效途径是随大流,人云亦云。在这方面,空话和套话能帮大忙。这些话何以在中国漫天飞舞,经久不衰?力求安全,安全生产,安全第一,不能不是一个特别

重要的原因。与此相伴的,还有情性、奴性、专制性、反智性、疯癫性,还有假话、大话、诽谤话、谄媚话、效忠话等等。这些因素混在一起,横崩乱卷,胡搅蛮缠,日蚀月腐,有加无已,致使汉语言文字空前受虐、变形,变得凶恶、粗鄙、虚伪、浮夸、矫情、僵硬、无趣、粉饰现实、回避苦难,几乎把汉语诞生以来所有的丑陋都集了大成,成了一个庞大而影响深远的话语言说体系。成亿成亿的人用这样的语言想事、说话、生活,其情其状,唉,不说也罢。

我身在其中,一步步走到今天,做过的蠢事、写过的蠢文,多有所在。对此,我深感惭愧。这一套作品集的杂文卷和散文卷中,收有一些反省文字,作为我的教训,备案。理论评论卷中有几篇早期文字,深深浅浅,印有多年积弊留下的痕迹,也收进来,跟别的文章作对比。

这套作品集中,绝大部分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,陆续写出来的。写作这些文字的过程,是努力从以往那个丑陋的话语言说体系挣脱出来的过程。如果拿一个词“统领全系列”,这个词可不可以是“挣脱”?作品集交稿了,“挣脱”没有停止,还要走很长的路。

当年写稿子,并不总是随波逐流,盲目应付。身上喜新厌旧的人类天性、年轻人争取上进的动力,尤其是周围复杂多样的生活,驱使我很想丰富语言,写出好文章。我揣一个

小本儿，谁说的话新鲜，掏笔就记，有时记得对方直翻白眼——特务啊你是？后来改了，先默记，再追记，记的多是词句，“零部件”，“砖瓦”，主要是工人的“砖瓦”。上级号召学习工农兵，我当过知青，“农”有了一点儿，“兵”参加不了，那就就近，往“工”上使劲，往底层人群的口语上用力。书本的、知识人的、干部的、古典的、外国的，也记，但是不多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在我日后写作的习惯和局限中，都能看到踪影。

“砖瓦”虽小，仍有个性，需要尊重。但光有砖瓦盖不成楼房，盖成了也容易千楼一面。怎样摆脱被污染、被轻慢、被固化了的语言环境，盖一座“好楼”，写一篇妙文？还得朴实自然，还得清新活泼，与众不同，这一直是难题，困扰我到今天。就说餐桌上这几位林区年轻人，如何把他们写活？虎背熊腰，粗犷质朴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？这些说法都挺好，可是农民也能这样写，土匪——“好土匪”也能这样写。“虎背”啊“熊腰”啊，比喻了千百年，“熊腰”跟熊上身一般粗，用现代讲体型的小伙儿身上合适不合适？再说弟兄们并没有大碗喝酒，用的是一次性纸杯。也不怎么吃肉，一筷子一筷子夹的是菜，爆炒的自种菜，水焯的山野菜。

文章是文章，对象是对象，文章写出来的对象，怎么总感觉不是那个对象？文章美滋滋地、煞有介事地躺在电脑里，对象则自得其乐，没事儿人似的活蹦乱跳。

语言有丑陋体系，也有美好体系。

丑陋体系最嚣张的时候，也灭不掉美好体系。

从丑陋体系挣脱的过程，也是进入美好体系的过程，是个体语言不断重塑、更新、自觉的过程。如果多加一个词“统领全系列”，这个词可不可以是“重塑”？

挣脱已经很难，重塑尤其不易，需要做的事更多。

编书稿时发现，八卷书几百万字，很少使用惊叹号，成文时间越晚，用得越少。到后来，许多文章干脆把惊叹号给“戒”了。当年写豪言壮语，声讨批判，三句一“惊”，五句一“叹”，以为是黄钟大吕，铿锵有力，其实是干打雷，放空炮。此毛病改了很久，“重塑”很久，终于悟出，加重语气和分量，主要靠文字内力。后来一见惊叹号就烦，见媒体有某某长官“强调指出”字样也烦。你咋个“强调”？官大就是“强调”？冲着麦克风喊就是“强调”？秘书给你多写几个惊叹号就是“强调”？矫枉过正，兴许“正”到另一边。鄙视毒星，可能捎上了墨镜和长头发。惊叹号，委屈你了。

“重塑”的过程，也是打破和融合各种语言界限的过程，比如口语和书面语的界限、方言和普通话的界限、白话文和文言文的界限、本土汉语和洋式汉语的界限、汉语和外语譬如英语缩略语的界限、网上用语和网下用语的界限、风格界限、主义界限、题材界限、体裁界限等等。

中国有一个严厉的说法：“划清界限”，折磨国人多年。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、一对夫妻、一班同学、一群朋友、一村父老，硬是让大家选边站队，分出敌我。社会稍有松动，大量藕断丝连、暗通款曲的事例纷纷冒了出来，控诉和嘲讽先前的残酷和荒唐。“划清”，哪里那么容易？你想“划清”就划得清吗？

人与人之间如此，文与文之间也如此。稿纸无字，屏幕空白，应该怎么顺手怎么写，想跟谁“勾结”就跟谁“勾结”。不管进入哪个“地盘”，都拿自己不当外人，最大限度拓展语言的可能性、适配性。语言和文学是活的，它们的各种界限也是活的。又不是偷越国境，领土谈判，犯不上那么严格。只要文章需要，各种界限该打破就打破，该融合就融合，把原来齐刷刷的“一条线”，给它变虚变模糊，变成红霞和蓝天之间那种亦紫亦橙亦黄亦粉的奇光异彩。如果还嫌不够，干脆就把界限变没了，变得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他，你我他合为一体，新的一体。

——话是这么说，做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，许多文章写得别别扭扭，远远达不到满意程度。

有时我爱想，那些古人，那些不理会清规戒律的高人奇人，那些诚恳生活的朴素民众，他们说话写字，该是一种什么样子？文学理论是用来考试填空当绳子捆绑人的？早期规

矩稀少时代人们写作是不是更自由？不用深奥术语、典故和引文能不能把话讲清楚？可不可以用散文态度写理论，用小说手段写杂文，用文件腔调写小说，用幽默精神写社评，用段子笔法写新闻，用小人物心情写大事件，用拆散重组的路子译外文，用随笔眼光写不让随便写的东西，用不好分类之法写不好分类之状，用四不像之笔写四不像之态？

打破与融合的过程，也是语言不断自由的过程。这种自由并非孤独的、吝啬的、赤条条的自由。语言从不空手，它总要“随身携带”一些东西。

语言不仅是技巧、形式、工具，语言也是目的，是存在，是人。学习语言，也是学习做人。尊重语言，也是尊重人性。使用语言，也是使用生命。写东西这些年，我常常感到语言的神力，得它恩惠，受它惩罚，被它磨炼，让它引领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明白一阵糊涂一阵，从有限走向无限。

中国有财神、门神、灶神、药神、送子神（观音），却没有语言神。文曲星似乎跟语言贴边儿，但好像比较功利、世故，更贴近学而优则仕之类。现在连赌神、车神都有了，为什么没有语言神？

在我心目中，若有语言神，此神应是把古今无数语言天才化作一身的神，有庄子司马迁的神髓，李杜的韵致，猴哥凤姐的鲜活，民间高手的风骨，新技术新媒体好汉的智慧，苍生

百姓的淳朴、善良、健硕、永恒，而且跨国跨洋，有海外关系，身披各大洲生活和语言俊杰的光辉。

这个神讨厌谎话狂言、谰词秽语、道貌岸然、装腔作势，谁“装”收拾谁，说谎的穿帮，拍马屁的挨踢，骂人的脏了自己。

跟这个神不用烧香磕头、开会讨论、“强调指出”，只要像对亲人那样密切，像对大自然那样热爱，这个语言之神就会报以真诚，让你尝到层出不穷的快乐。

这个神不住别的地方，就住在人们的心中。

读图时代，语言并不慌，乐得让图分担一些任务。图也是一种语言。这套作品集每一卷都有图。译著卷《幻乡魔迹》的插图、剧本点评卷《远在天边》的图片，是美国艺术家和中国各界人士提供的，衷心感谢。其余六卷中的漫画插图是我画的。画得好说不上，胆子大，不怕人笑话倒是真的。

衷心感谢各卷序言和代序言的撰写者，他们是——

小说卷的何立伟先生、商薇薇女士；

散文卷之一的李下先生、霍长和先生；

散文卷之二的单正平先生；

杂文卷的周泽雄先生；

理论评论卷的陈山先生；

译著卷、剧本点评卷的黑人阿明先生；

日记插图卷的林黑先生。

衷心感谢安徽出版集团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、编辑、校对和发行工作者。

衷心感谢多年来在生活 and 写作上关心我的师长和亲友。

衷心感谢读者，从前、现在、今后，各个时间段的读者。有了你们的阅读，我的文字是多么的高兴。

衷心感谢山民老王和那几位林场弟兄。他们让我体验到山里人简洁爽直的语言魅力。但我不确定，将来这套书出来，他们爱看哪一本，或者哪一本都不爱看。

2014 年 8 月 13 日草于黑龙江丹清河

8 月 29 日改于沈阳

代序：好看的刘齐

——兼与王小波比较

单正平

文章要好看，这话是王小波说的，我深以为然。按王小波的意见，文章只有先好看了，才能谈得上感染人、教育人之类比较伟大崇高的目的。现在中国写文章的人海去了，能写好看文章的有多少？在我的阅读印象中，实话说，很少。王小波算一个，刘齐也能算一个。

王小波不能再写让人愉快的新文章了，而刘齐则刚开始走俏。在《新民晚报》《南方周末》开专栏，在《天涯》《美文》等杂志上偶尔露一手绝活，又出了几本散文集子，但很显然，“正统”的文学圈子似乎极少有人重视刘齐，虽然我敢肯定多数人愿意读他的文章。所以我愿意写篇文章谈谈我的感想。总的说来，我觉得用所谓幽默、诙谐、机智、俏皮等等说法，都很难准确概括刘齐文章的特点，反倒是用“好看”这个通俗到家的字眼，最为贴切。

几年前，我在《万科周刊》上第一次看到刘齐的文章，一下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后来我知道，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喜欢看这本公司办的刊物，就是冲着刘齐去的。一年多以后，他来海南度假，我才有机会把纸上的刘齐和真实的刘齐做个比较，真正是文如其人！跟这样的人攀谈，你要不想开心都不可能。我的一个感觉是，不断说笑话让人乐，似乎就是刘齐的人生目的。或者说，开心话成了他的

呼吸,张口就是。如果他跟你说了三句话,而你还没笑,那刘齐自己可能要窒息了。我很早就想写篇文章谈谈我读刘齐的感受,但不知如何下笔,因为他的文章不好归类。散文?随笔?小说?杂文?他既可以在“纯文学”“严肃文学”杂志上同那些板着脸的道德家文字比试拳脚,也可以在报屁股上跟所谓“小女人”散文一争高下,更可以在万科这样的内刊上和文坛外人士同场竞技。他愿意取悦于市民、白领,也不拒绝专业人士的欣赏品评。这样一个“异类”,让我自然想起王小波。他们两人年龄、经历相近,都很重视文章的好看,但两人的文章又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不妨做点比较。

刘齐文章的好看,在于他基本不讲什么道理,不发表什么议论。这一点,和王小波有所不同。在王小波看来,文章好看不是目的,或者说不是主要目的;他还是有很强的启蒙意识和社会批判用意的,如果没有这个,他的价值大概也要大打折扣了。这可能与王小波是北京人有很大关系。北京人讲个荤笑话都能跟政治挂上钩,王小波这样明达睿智之人的幽默调侃自然不会是纯粹的“贫嘴”。而刘齐有所不同,他的笑声后面,更多的是对洋人、对同胞的“同情的理解”,是对历史不无温情的回顾和嘲讽。他似乎是远离现实政治的,而只对那些能引人心动的细枝末节之处有详细叙述描写的浓厚兴趣。对这些细枝末节蕴涵的意义,他只是点到为止,甚至根本不点,随你去理解。在这一点上,我觉得他更像个小说家,而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散文随笔作家那么爱发议论,以显示深刻。他把文章的意义像撒胡椒粉一样,散布在几乎每一个句子中,一个对叙述不敏感的读者,或者说读书太粗心的人,不大能欣赏刘

齐的意味。

刘齐的文章,在叙述上很有点相声的味道,但又不同于相声。相声甩包袱,常常要经过一步步的铺垫,听众可能不知道包袱的内容是什么,但他们知道这包袱大致在什么时候会甩出来,因而有一种合理的期待心理,能够和演员配合产生强烈的共振效果。刘齐的包袱则不需要很多的铺垫,他随时随地能给你甩出一个又一个包袱,让你猝不及防,一时还反应不过来,等你回过味来,他下一个包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,或者文章已经打住,一句多余话都没有地结束了。就是在《南方周末》上谈装修做家庭酒吧的千字文,他也要从“刘记笑话铺子”里随手甩出一个包袱来,让你忍俊不禁。在这一方面,刘齐和王小波有明显的不同,王小波偶尔采用相声的技巧,比如《谦卑学习班》那一篇。但他在甩出包袱后还忍不住要发议论,做引申;刘齐要是写这一篇,大概到甩出“你是个傻X”就结束了。我看刘齐这种短文,又和其他很多人的文章做一点比较,发现极少有人愿意在这种豆腐块上下功夫,把小文章写得精致、精巧、精美、有趣。而且,越是有名气的作家,这种文章反而越水,索然无味的居多,大概他们认为这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。

王小波对几位翻译家特别是王道乾先生的语言的推崇,显示了他本人在语言风格上的偏爱和追求:明晰、尖锐、准确,而不失俏皮,即使说粗话用脏字,也透着一股子优雅之气。他的这种趣味,实际上体现了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的语言艺术风格,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他能在这种“官式”语言中脱颖而出,与他的思想深度和才华有关,尤其与他对罗素的偏爱有关。因为罗素的

语言显然是伦敦上流社会和贵族所欣赏的，正如北京文化人喜欢的是“京片子”基础上的雅致风趣。刘齐在语言上有一点和王小波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对自己所认定的语言风格非常自信，而且尽量往极端里发展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除了北京作家如王朔等人外，没有谁像刘齐那样，把一种方言使用得如此大胆放肆，得心应手，妙趣横生。不仅如此，按他文章中的“招供”，他从小就是说民间顺口溜的高手，这大概与东北二人转的影响很有关系。而且，中文系研究生毕业，在古典诗词方面也训练有素，从他随意或不经意地弄几个四六句之类，或化用活用古人诗句上就能看出来。一般人掉个书袋之类一点都不稀奇，刘齐之奇，在于他把掉书袋、顺口溜、民间谚语、格言和方言语汇能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。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，像刘齐这样的文字风格，还没有见过。

刘齐文章好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他独特的视角和对这种视角的自觉反省。简单说就是：用中国眼看西方人，从留学位置、处境看中国世相。可是用中国眼看西方人，意味着一种出国者常有的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的民族情绪，而这多半是由于自卑而进行精神自卫的本能反应，因此刘齐跟这种中国眼和由此产生的反应本身，经常保持一种不易觉察的嘲讽和自嘲。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自卫，他担心的可能是不知不觉间的“心理僵化”，不愿让人视为狭隘幼稚，冥顽不灵的民族主义。同样，拿西方态度看中国世相，在中国国内读者眼中，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假洋鬼子化，产生一种看不懂中国事，自以为已经西方化了的良好感觉，但刘齐恰恰

在这一点上有非常清醒的反省意识。他随时随地都在审视自己甚至在提醒别人,即使你有了西方眼,你也还是中国人,不能忘了“咱国”是怎么回事。

可以说,这种清醒意识贯穿在他的几乎所有文章中。在我的印象中,出过国的人写文章,大致有这样几种情状:一种是卖弄他的旅游行程,这在早期的“放洋游记”中最为常见;一种是比游记略深入一点,看见欧美的好处坏处,做一点肤浅的分析比较介绍,给国人提供参考;第三种是比较深入地写一些人家的事,但把自己的态度尽量隐藏起来,以避免落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洋奴心态,遭人抨击。刘齐没有落入这样的套子。他和王小波一样,最难能可贵的是摆脱了所谓的留学心态,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确立了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意识。他们的爱国情感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开明开放、自由自如的思想基础上。所以他们无论批判还是歌颂,都没有任何刻意的表现做作,当然也没有过敏的拘谨担心。他们的目的,是写自己的心情感悟体认,是把文章写好。他们没有考虑怎样迎合或教育读者,但正因为如此,他们才赢得了最多的读者。

王小波和刘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作家,他们的可比性其实只在于年龄和经历的相似,在于他们对文学或者文字表达有着狂热的痴迷。我之所以如此比较,是因为在我看来,从广义的散文的意义上,他们代表了现在散文创作的两种好的趋向。王小波是深怀忧患而出之以轻松自如的浪漫骑士;刘齐是洞悉人情世态而有点装傻充愣的现实看客。王小波说,我很聪明,而有些人真傻;刘齐说,我愚昧,但别人可能更傻。王小波推崇的是英国的罗素、法国